

霾锁花都谁之错

□ 胡博峰

翻开法国这两天大大小小的报纸，满眼都是巴黎遭到雾霾袭击的消息。笔者在法国前后生活数年，虽然平时在跟当地朋友聊天时，也会不时听到法国朋友们关于糟糕天气的抱怨和调侃，有的朋友甚至专门用“灰”和“雾”两个词，杜撰了一个在正规法语当中完全不存在的“灰雾”一词。但是，当地媒体如此连篇累牍地发表关于雾霾污染的报道，近几年还是第一次见。

其实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借“阳”如金的民族，这样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记得笔者刚刚来到巴黎时，一个当地朋友到我家做客，在我带领他参观完寒舍之后，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房子阳光怎么样？”笔者诧异其关注点如此奇怪之余回答道，“一般般吧，天好的时候太阳也可以晒到客厅的二分之一”。闻听此言，这位朋友立刻做出一副遗憾至极的表情说道，“你要知道，在巴黎能晒到太阳是多么奢侈，房间如果没有阳光是多么遗憾！”随后，他一声叹息道，“夕照也没有吗？在这里，哪怕是夕照也是极好的啊”。

从那个时候起，笔者才对法国人于阳光海滩的追求恍然大悟，开始知道在巴黎能够享受阳光是一件美事。每年夏天，巴黎市政府甚至不惜斥资数百万欧元在塞纳河畔人工造一个沙滩，满足那些大部分因为囊中羞涩不能去南部享受日光浴市

进入3月以来，巴黎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无风少雨，PM_{2.5}和PM₁₀指数连续多日严重超标。雾霾成了当下法国最热门的话题。

民的需要。由此可见巴黎人对太阳好似“夸父追日”般热情和执着有多么强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霾锁花都之后，法国人开始坐不住了。眼下正值法国市镇选举的决战时刻，各路候选人马纷纷临时将污染治理措施纳入自己的施政纲领。从某种程度上讲，污染治理此时甚至能够左右市镇选举的选情。要知道市镇选举在法国可是除了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之外最为重要的普选。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造成这次霾锁花都的原因。日前，当地环境部门在雾霾后表示，少风、昼夜温差大等气象原因促成了严重雾霾天气的形成。但不久后，相关部门又承认汽车尾气的排放才是罪魁祸首。具体来说，是柴油。就像当地一位长期跟踪交通问题的记者朋友向笔者所介绍的，柴油应该为这次空气污染负上主要责任，因为在道路交通所排放的污染微粒中，其中70%是柴油“贡献”的。很多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疑惑，难道法国还用柴油吗？在很多人心中，法国似乎应该使用“航空汽油”才符合法兰西“高大上”的

形象。但事实是，法国确实使用柴油，而且跑在路面上的柴油车占上路汽车总数的60%。说到柴油车在法国大行其道的原因就复杂了，简单来说就两点：一是柴油发动机使用寿命长，二是比汽油便宜。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经济实惠”。

有人说，既然知道柴油是法国空气恶化的“首恶”，那干脆禁掉柴油或者减少柴油汽车的生产不就行了。正常的解决思路确实是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嘛。但在法国特有的政治生态中，就没那么容易了。近30年来，无论是左派当权，还是右派主政，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直言取消或限制柴油。因为自1980年以来，为了挽救本国的汽车行业，法国政府开始推动并鼓励本国的汽车制造商更多生产使用柴油作为燃料的汽车。因为这样的汽车虽然造价略贵，但胜在柴油价格低廉，使用几年就可以很快摊掉购买时多付出的那部分钱。同时，政府还给予柴油特殊财税补贴。目前为止，法国加油站的柴油比汽油便宜好几毛钱（欧元）。简单算一下，以当地一辆油箱为60升的普通中型车为例，

使用柴油比汽油单次加油（按满油算）便宜近20欧元。要知道，在巴黎一家普通餐馆吃一顿午餐，一个人也用不了20欧元。

日前，笔者读到一条新闻，说的是根据一项在法国西南部农场中实验的新技术，柴油可以从法国名菜“煎鹅肝”中提取。在这则新闻中，一位名叫让·马克·迪布瓦的草根农场主称，将肥鹅油脂（制作鹅肝的下脚料，经常被扔掉）加热到65摄氏度，然后将钾和浓度为10%的酒精混合，倒入热的油脂中，让其产生化学反应。经反应和沉淀之后，生物燃油浮在上层，而甘油则沉在下层。据说，生产这种生物柴油的成本和普通柴油差不多。可见法国对柴油的热衷。

但随着法国雾霾状况越来越严峻，法国政府已经开始有向柴油“开刀”的意思。法国环境生态部长菲利普·马丁已经表示，本周末就会与雷诺和标致等法国汽车生产商会面，讨论这些厂商未来在柴油汽车工业战略的问题。至于柴油未来在法国汽车工业中的角色，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六尺巷里

□ 江志伟

六尺巷何止有区区六尺？在我的眼中，它是世界上最宽最宽的、“宰相肚里能撑船”般的康庄大道。

安徽省桐城市有两张驰名古今中外的名片：一张为早已彪炳中国文学史册的“桐城派”，另一张则是早被载入《中国名胜词典》的国家3A级风景区“六尺巷”。借着工作的闲暇，我慕名前去游览。

“六尺巷”位于桐城市区西环城路，东起西后街，西抵百子堂，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巷子全长100米，宽2米（六尺），巷子路面全以鹅卵石精心铺就。巷子两边分别是清朝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宰相府邸与吴氏宅墙院的围墙，围墙内树木参天茂密，围墙外穿巷绿风清幽。

“六尺巷”本身，其实并无什么锦绣美幻之处，只不过是小县城中的一条普普通通的小巷而已。即便是现在已经成为国家3A级风景区之后，增添了诗画照壁、诗山、曲廊、围墙及“懿德流芳”、“礼让”两牌坊等景点，也还是那么的素朴无华。

然而，“六尺巷”又确实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小巷，而是一条名驰遐迩的名巷，其名就出名在它的由来上，就出名在它的故事中。据《桐城县志略》载：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居宅旁有空地，吴氏越用之。张氏家人驰书于都，张英批诗于后寄归，劝告家人：“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成此巷“六尺巷”，并成为劝人友善、和睦、相敬、礼让的鲜活教材。从此，“邻里礼让、友善和睦”的美德，不但成为了张、吴两家代代传承的家风，而且更成为了西后街区一带的“街风”，乃至成了整个文都桐城的“城风”。

“桐城六尺巷，和谐名城扬”。在六尺巷中徜徉，桐城的文友边走边给我讲述了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六尺巷轶闻”：那是2008年2月21日的事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来桐城视察，在与讲解员谈到即将视察的六尺巷时，吴仪风趣地说：“我知道六尺巷的故事，那时的吴家做得不太好。”吴家令人评说吴家古人，引得周围人笑声一片。在六尺巷视察时，吴仪对六尺巷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看得非常仔细，临离开时，吴仪很严肃地说：“六尺巷的故事告诉世人：大度做人，克己处事。”而在《桐城县志》里，则收入了这么一则“六尺巷大事”：1956年，毛主席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经讲到这个故事，吟诵了那四句诗，形象地阐述了国与国之间只有遵守和平友好准则，谦让、平等，才能推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在六尺巷中徜徉，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游客”的身份，因为这儿几乎没有称得上风景的视野耐人欣赏；然而，我又非常清晰地觉得自己的周遭全被世间最美最美的风景包围着、簇拥着、温暖着，耳畔就反反复复地震响着为“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谱就的家风强音，眼前就穿越出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一生为人宽厚的张英先生，晚年归隐附近龙眠山时，与乡民友好相处，路遇挑柴人都主动以礼相让的动人画面，就想：

这“六尺巷”何其只有区区六尺？在我们的眼中，它是世界上最宽最宽的、“宰相肚里能撑船”般的康庄大道——它的“宽”不是宽在“六尺”上，而是“宽”在人们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礼让精神上。

这“六尺巷”又怎么只有桐城一处所独有？在我们的心中，在神州大地的版图上，处处都应该有一条“六尺巷里家风深”的“六尺巷”；在每个人的心田里，都应该有一条“远亲不如近邻”的“六尺巷”——中华民族和睦谦让的美德，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思想光辉！



鱼关鳜鱼

□ 田野

友人说：“鱼关，就是关鱼。鱼儿进了鱼关，就再也出不去了！”其实，鱼关根本没有关门，只是丹江河边的一个库汊。不过，在初春时节，鱼关竟然出现了鳜鱼闹春的胜景，仿佛还真是被“关”在里面一样。

原来，鱼关湖边有许多石洞。石洞的水与湖水相连。一到春天，成群结队的鳜鱼就从这些石洞里游出来，游向鱼关湖，连绵不断。有人用竹篮在石洞里捞鱼，一次就是半竹篮鳜鱼。看到这些，我惊讶得合不拢嘴。这个石洞究竟有多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鳜鱼？它们究竟是从哪里游出来的？为什么单单是鳜鱼？友人看着我们惊讶的眼神，便给我们解开了谜底。

鳜鱼闹春与石洞的大小长短并无关系。出现鳜鱼闹春的胜景，其实与鳜鱼的生活习性有关。原来，鳜鱼系浅水鱼类，不善于长途游泳，一般生活在2米—4米的浅水中。鳜鱼有冬眠的生活习性。每到冬天，鳜鱼或躲到河底的水草里，或藏在与湖水相连的石缝里过冬。到了春天，天气回暖，鳜鱼钻出石缝，开始捕捉食物。这就是鳜鱼为何从石洞里钻出的原因。不过，鳜鱼闹春的时间很短，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到的。

听了友人介绍，我茅塞顿开。原来，“桃花流水鳜鱼肥”诗句里竟然蕴含着这么多的科学道理。不过，这种丹江河中最名贵的鳜鱼味道究竟如何？中午，我便有幸吃到了鳜鱼。

夹一块鳜鱼，送到嘴里，仔细品尝。肉质细腻，刺少肉多，味道鲜美，让人胃口大开。友人说，鳜鱼之所以名贵，主要是因为鳜鱼具有巨大的食疗作用。一是可以治疗肺结核。据《医说》记载，古时候越州有一位姓邵的女子，18岁就患了痨病，久治不愈。一次，偶尔喝了鳜鱼汤，竟然意外痊愈。二是可以杀死肠道内的寄生虫，具有益脾补血、强身健体之功效。三是因为鳜鱼热量不高，又富含抗氧化成分，所以具有美容养颜之功效。鳜鱼如此名贵，难怪古人爱恋，当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了。

走时，友人拎出两条鳜鱼，我欣然接受了。不过，临别时，友人红着脸，低声叮嘱说：“鳜鱼虽好，但也有缺点。鳜鱼背鳍和臀鳍的刺尖上有毒，刺伤后会疼痛、发热。制作时，要先把这两部分剥下来，以防不测！”

我看了看为鳜鱼脸红的友人，心里禁不住暗笑：其实，他大可不必为鳜鱼这小小的缺点而脸红。人无完人，何况一条鱼！如果鳜鱼刺尖上没有毒，也许，它就不那么名贵了！



老重庆的味道

交通茶馆是重庆市一家开了近30年的老茶馆。茶馆不大，老式木架结构，房梁参差不齐，灰黑的砖瓦和斑驳的墙体透露出独特的年代感。很多人在茶馆里一坐就是一天，他们喝喝茶，聊聊天，打打牌，追忆着那些难以忘怀的城市老茶馆味道。

周会摄

失眠三问

3月21日，世界睡眠日，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个节日。

最近，我经常失眠。辗转反侧中，想着世界睡眠日，我琢磨了三个问题。

业余时间，我喜欢拿起笔来，记录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润色整理后，投给相关的报纸杂志。随之不断有散文、随笔、旅游、读书之类的稿件在报刊发表，陆续有稿费寄来。每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和名字出现，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每当收到稿费汇款单，无论数额多少，都会开心不已。时间久了，我沉醉其间，有时半夜想到一个好的构思，立即会起床拿笔记下来，继而好长时间睡不着觉。连续几天在百度搜不到自己的文章，就会郁闷不已。久而久之失眠成了家常便饭，时不时地会有烦心的感觉。妻子不解地问：

“喜欢写东西是好事，但毕竟是业余爱好，干嘛让自己这样遭罪？”

周末，回家看望母亲。老人家非常开心，我和妻子一边和母亲说话，一边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中午时分，刚要吃饭，接到朋友的电话：“今天休息，大家都时间。几位要好的同学聚一聚，好好喝两杯。”我刚解释完，同学就说：“你母亲那儿经常见面，但你不能不顾同学之间的感情”。没办法，放下电话，我向母亲说明了原因。年近八旬的她沉思片刻说：“那好，去吧。不过，你有这么忙吗？连和我在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和妻子买房子在外居住，已有几年。小区处于市区中心位置，闹中取静，各种设施非常便利，买房的时候价

格比较低。又过了两年，买了一辆车。房和车都有了，这不就是以前梦想中的生活吗？每每想到这些，我们俩乐得合不拢嘴。慢慢地，我发现楼下邻居搬到前面的别墅里居住，对门的夫妻两人各一辆车，这两天女的又新换了一辆宝马，多让人羡慕。好友聚会时，几杯酒后，我向好友诉说这事，好友吃惊地说：“你还不知足？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当初没买房，现在想买，看看价格，头一下子大了。我现在非常羡慕你。”

干嘛这样遭罪？你有这么忙吗？你还不知足？妻子、母亲、好友的话让我想了许多。原来我常常失眠，是为自己所累。

不知不觉间，我睡熟了，睡得非常香甜。

□ 姜炳炎

对门的距离

我几乎每半个月就有飞往全国各地的机会，世界之于我，不过是一抬脚的距离，可是，好几年了，我还不知道对门叫什么，秦始皇兵马俑、喀纳斯水怪、布达拉宫，我都不感觉神秘了，可对门，神秘莫测。

在这幢楼住了三年，一年有二百天睡在这里，我依然不知道对门姓甚名谁，甚至大路上看到，也会形同陌路地走开，我们只是对门，没有兴趣相互认识，至今，我不知道对门家里到底什么布局，一眼也没有看过，我只知道他有一个漂亮的鞋柜。

我为什么会知道那鞋柜？为什么会知道他是我的对门？仅仅是因为好几次我们在门口遇到。

不是说远亲不如近邻吗？只是都

两米的铁门，您找他干什么呢？聊天吗？借酱油吗？忙碌塞闭的都市人不喜欢你的无聊，他会用陌生疑问的口吻问你：“你找谁？”

我非奸非盗，只是对门，非友非亲，只是对门，于是我们老死不相往来，老早听说过一则故事：一家人发现对门大白天的，家具电器全搬走了，他上来下去好几回，都以为那是在搬家，后来才知道，对门被盗了。

不是他对偷窃漠然，只是确实不知那伙贼并非对门主人。假如有一天对门被盗了，我是否会有警觉呢？我也不敢断言。

对于对门，只在一个时刻感觉到他的存在：开门关门。坐在客厅里，听到脚步在对门停了，有开门的动静，哦，他回来了。又过了一会，他“砰”地关门

了，哦，他走了。至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也不想了解。

对于对门我只知道这些：夫妇二人，四十来岁，略胖，有一个女儿，十七八岁，还有只漂亮的鞋柜，就这些。

有房有车，安然享受都市生活后，猛然发现霓虹灯下那一张张面孔如此生硬冷漠，不由想起年幼时的农家小孩，那里住着相处几代人的邻居，相邻小院不过人头的矮墙，坐在院里就可以闲聊，小时候的我，常饭点过了还不回家，回去时已在别人家混饱了肚子。

那时我们穷，我们生活单调，但是我家对门，绝不会看着我家被盗也不自知。

阿姆斯特丹从月球回来好多年了，几十万公里的距离，他到达了，而我，和我的对门，两米距离，却咫尺天涯，从未想过抵达。

这“六尺巷”何其只有区区六尺？在我们的眼中，它是世界上最宽最宽的、“宰相肚里能撑船”般的康庄大道——它的“宽”不是宽在“六尺”上，而是“宽”在人们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礼让精神上。

这“六尺巷”又怎么只有桐城一处所独有？在我们的心中，在神州大地的版图上，处处都应该有一条“六尺巷里家风深”的“六尺巷”；在每个人的心田里，都应该有一条“远亲不如近邻”的“六尺巷”——中华民族和睦谦让的美德，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思想光辉！